

成人組
短篇小說・佳作

得獎人 李芙萱

1976 年生於臺北，目前蝸居淡水。
念過歷史、創作，為文字工作者，
右手寫文案，左手寫小說。曾出版
《畸零人》、《旋轉摩天輪》等作品。



愛情

星期三，瑪利歐早早就收工。他邊吹著口哨，邊將扳手、電鑽、起子囫圇攏進工具箱，然後趿拉著皮鞋下樓，跨上斜陽底熾熾閃的老狼，催響油門，噗隆隆一路奔回家。近來每逢週三，像趕赴教會查經班似，他盡可能排開傍晚的工作，回店裡沖涼，漱個嘴，刮淨草皮般早上才割過下午又蹭出芽的鬍渣，換新衣褲，又拾起桌上的車鑰匙，出門去。

「你去哪？還沒吃飯ㄗㄟ……」女友糖糖正推門進來，歪愣頭，手裡拎著兩盒排骨便當。

「看牙齒。」瑪利歐擺擺手，逕自走向騎樓，又咚隆隆踩發車，吹著口哨駛去。

傍晚，大街上聲光流爍，他在「晶晶牙科」白燦燦的招牌下架好車，推開簇新的玻璃門，撞響門後脆亮如齒貝輕彈的風鈴。診所小而別緻，乾淨明亮，護士小姐穿著雪白制服，角落橫躺著一床絳紫沙發，書櫃擺放各種週刊雜誌，牆上鑲掛一台液晶電視，點綴幾幅芭蕾女孩與水果靜物的印象派複製畫。瑪利歐脫下棒球帽，像踏進教堂般躡著腳走路。

櫃檯裡坐著年輕的工讀生，低頭理著病歷，他走向前，從後褲袋拔出皺癟癟的皮夾，遞上健保卡。鏡玻璃檯面映出他臉龐上略帶滄桑感的剛硬線條，頂頭擺著一顆巨碩的牙齒模型，他不自覺伸出手，像拏撫小孩子的頭摸了摸那潔白無瑕的冠面。這時櫃檯霧玻璃

後，診療區探出一顆圓小的頭，一把細長馬尾輕晃。

「林醫師好。」他條地收回手，立定腳，十指捏握帽沿，靦腆地點了點頭。

瑪利歐是個水電工，國中畢業選填職校志願時，因不知唸什麼好，躊躇之際，腦中忽地想到小時候熱愛的瑪利兄弟，於是考進了機電科。一如他總能游刃有餘地操控鍵盤，伴隨機械樂音的節奏，在迷宮一般的下水道迅速鑽進蹭出，摸熟各暗管，準確撞出磚牆裡的金幣，在開滿食人花的世界裡一路破關斬將，瑪利歐彷彿天生的技工，巧手匠心，從通水管安裝水龍頭，到配線配管水電檢修，樣樣精通。

兩週前，他突然半夜牙痛起來，像有人拿極尖細的鑽子猛鑿牙床，痛到搗著腮幫在床上翻滾。他擅長疏通複雜的水電管路，但對纖細敏感的牙神經只能束手無策。

護士在他胸前圍上紙巾，電動給水器斟滿了水杯，鋼琴演奏自音箱款款流洩，前方一名芭蕾女孩如天鵝划水支長頸子、踮起腳尖。林醫師送走前一位病患，洗淨手，坐上滑輪椅，檢閱著病歷。

「那顆智齒這禮拜還痛嗎？」她打亮燈，將他的診療椅放低。

「好像不痛了。」

「好，我看看噢。啊……」

他像隻羊駝乖順地張開嘴巴。

犯牙痛的隔日早晨，瑪利歐騎車上街，撞見第一面牙科招牌便如得救般急煞車，匆匆闖進門。踏入診所時，他忐忑難安，想及鋼盤上那些縮小版的老虎鉗、尖嘴夾、拔釘鎚，吱吱作響的電鑽聲，不禁頭皮發麻，牙根似乎更痠痛了。若非萬不得已，自己是斷絕不

輕易打開嘴巴。

他忍著牙疼，嘴巴微微咧開一小縫。

「再開大一點噢。」年輕的女牙醫循循善誘。

瑪利歐畏怯地張開了嘴。由於工作緣故，經年香菸檳榔加阿比，把一口牙給燻得黃焦焦，齒縫堆黑垢，嘴角泛紅漬，讓他平日更羞澀少言，偶爾與人說笑也下意識抿著脣，不敢露出牙。他有些難為情地撐開下巴，意外發現對方眉頭也沒皺一下，雙眼只專注探向口腔裡。

「是智齒。牙周都發炎了，應該已經蛀得很深。」

因抗拒拔牙，瑪利歐開始了漫長的根管治療。幾次下來，他漸漸不那麼懼怕看牙，圍著紙巾躺在舒適的電動椅上，吹著冷氣，聽著柔美樂音，偶爾在看診空檔和醫師聊上幾句，張口閉眼時，下意識尋嗅著那股自白袍領口飄來的淡淡花香，感覺對方的鼻尖就近在咫尺……，這一切簡直比上美容院洗頭按摩還讓人舒坦、怡悅。他發現，林醫師有雙會笑的眼睛，眼尾彎彎，瞳仁碩大烏亮，羽毛般濃黑的睫毛眨呀眨時，彷彿在說話似。他常失神怔望著那雙眼。雖然鼻梁以下遮著口罩，瑪利歐兀自幻想，她應該有張櫻桃小嘴，當然笑盈盈綻開雙脣時，兩排牙齒肯定潔白又整齊，像閃亮亮的貝殼那樣。

「可以的話，最好慢慢戒掉吃檳榔的習慣，以免以後口腔黏膜纖維化噢。」林醫師柔聲勸說。

第二次看診時，瑪利歐順道洗了牙。他幾乎從未洗過牙。超音波衝力微微震晃牙齦，冰涼的水柱沖涮著牙溝，林醫師像微雕師傅般一顆一顆牙細細刮摩、淘洗，感覺齒縫間聚積的結石頑垢全給碎落下來，讓他暫時忘卻刺耳的機械聲和些許痠軟，最後用軟橡皮蘸

膏低速推磨，打薄荷蠟似拋光齒面，滿口清爽。回家路上，瑪利歐不時拿舌尖舔拭牙背，覺得粗粗澀澀，彷彿光潔許多。

「真的變乾淨了。」糖糖掰開他的嘴探看。

「唉呀不要啦。」他撇開臉。

「啊奇怪你以前不是很怕看牙？」她歪愣頭說。

「瑪利水電行你好。」鈴聲乍響，瑪利歐接起電話。窄暗的店面，鐵架上琳琳瑯瑯堆滿了燈泡燈管、抽水馬達、水錶電錶、PVC接頭、花灑蓮蓬頭等什貨。辦公桌堆疊著廣告貼紙，上頭印著：水管不通，馬桶不通，瑪利水電行一通搞定。後方，白板上備忘著一週工作排程——宏國社區李媽媽陽台抓漏，建成大廈王小姐修理電熱水器，老街雜貨店加裝浴室安全扶手……，唯獨星期三下午那欄顯得空曠，只安排施工估價等雜務。

水電行隔壁是林翔瓦斯行，大大小小的鋼瓶炮桶似站滿店門口，老闆阿翔是他拜把兄弟，偶爾閒暇時，瑪利歐也會幫忙送瓦斯。吃檳榔的習慣便是這樣養成，加上糖糖是檳榔西施，每天路過她攤前買包菸，菁仔葉子順手偷渡幾盒，更難戒斷。

下午瑪利歐先送瓦斯去。他將五十公斤重的瓦斯桶從老狼後座卸下，往地上唾了口檳榔汁，然後提氣縮肛，一把扛上肩，和管理員打聲招呼，拖進電梯。他揩揩額頭的汗，撇鈴。屋裡傳來吵雜聲，一個穿卡通睡裙的少婦披頭散髮打開鐵門，小孩與狗齊聲狂吠。瑪利歐站在門外，看看地板零亂的雜物，猶豫著要不要脫鞋。

這時女主人瞥了眼他的腳，一面忙著收拾地上玩具，說道：「先生麻煩脫鞋。」

瑪利歐只得蹭蹭腳，踢掉那雙後幫讓他踩得扁扁的棕色皮鞋，

露出撐破大拇趾的黑襪。他提著瓦斯桶，外八腿，一鼓作氣像扛沙包障礙賽似，迅速而狼狽地跨過飼料包與迴力車，感覺地板一層薄薄的貓砂刮腳，彷彿有人剛自海邊歸來。滿嘴巧克力醬的小孩搖晃晃奔過來拉他褲腳，蓬頭垢臉的小白狗亢奮地兜著他轉，後陽台堆滿待洗衣物，一隻橘花貓蹲踞洗衣槽櫥櫃上，斜睨眼盯梢著他。

下樓時，電梯門在六樓打開。一個揹背包大學生模樣的女孩愣了愣，懦懦地踏進電梯。空氣有些悶擠，女孩背對他，撇過臉凝望按鍵面板跳動的樓層，不時發出吸鼻子的怪聲，似是有人在電梯裡放屁。瑪利歐站在後方，悄悄聳起肩，湊過頭嗅了嗅腋下。

外頭豔陽高照。他橫舉空桶，架上車，風塵僕僕蹭回店裡，喝杯茶，稍事休息，又收拾工具袋，鎖好玻璃門，掛上外出牌。瑪利歐來到巷弄裡的舊公寓，喘噓噓爬上五樓，替分租的學生套房更換面盆龍頭。他先上頂樓關閉水塔出水口，把工具袋攤在馬桶蓋上，用鯉魚鉗使盡吃奶力氣咬開已鏽死的螺栓，再在新龍頭扎緊防水膠帶，鎖回水管接口，然後上頂樓扳開水閥，檢視出水狀況。一趟下來，他又渾身發汗，褲管給濺溼一片。

「這麼貴？」收費時，看似退休公務員的男房東一面打開錢包，挑起眉說：「你們做水電的真的很好賺。」

瑪利歐沒答腔，只迅速在褲子上抹乾手，收下皺巴巴的伍佰元鈔。

一日工作完畢。晚上洗過澡，打赤膊大字攤平床上，糖糖一面專注看韓劇，跨坐瑪利歐臀上，一手擠著軟膏，幫他按摩肩頸腰背。牙膏般涼涼的痠痛藥膏給推進皮膚裡，摺揉後慢慢灼熱起來，就像中了化骨綿掌頓時渾身酥軟，毛孔齊張，筋肉全散了開。瑪利歐鬆著嘴，黯然魂銷。

「我身上有檳榔味嗎？」突然他想起什麼似，抬頭問。

「沒呀。」糖糖心不在焉地說，旋即又驚醒過來，答道：「啊你北七喔，我怎麼聞得出來。」

「明天要看牙，不用幫我買晚餐了。」

「喔。」她盯著螢幕，含糊點頭。

清閒的週日上午，瑪利歐待浴室裡一面吹口哨，就著化妝鏡，在兩頰抹上鬍泡，仔細剃著。他用手刀刮刮鏡面，努努嘴，左瞧右看，摩挲粗澀的下巴，心裡納悶著，怎麼最近鬍子像擦了生鬍水長得特別快……。

「快點啦！要尿出來了。」糖糖在門外頻催。

這月來，瑪利歐花費不少時間與心思在牙齒上。晨早盥洗，他不再只囫圇漱個嘴，好像小學生那樣，在開花的刷毛上規規矩矩擠滿牙膏，蘸點水，然後橫舉刷柄，齙牙咧嘴地前前後後、裡裡外外仔細涮洗一輪。

雪樣的泡沫在嘴裡搓漲開，瑪利歐怔望著鏡子，忽地想起林醫師那雙露出捲起的白袍外，天鵝般細長嫩白的手臂。上週三看牙，他躺在診療椅上，趁對方調製藥劑的空檔，講了個笑話。打從他發現自己能逗樂她，往後看診時，口袋裡便備好兩、三則笑話。

「有一個黑道兄弟去拔牙，」瑪利歐張著嘴，含糊地說：「拔完後去藥局領藥……，但回家忘了服藥方式，就打電話到診所，問護士……，藥這麼多顆，怎麼吃？護士回答他，你有腫就吃……，沒腫就不要吃囉。結果，這位兄弟……就把所有的藥都吃了。」

林醫師斷斷續續操作著氣動鑽頭，聽完，仰起下巴呵呵笑起來，眼睛眯成兩條彎彎的橋。頂頭那雙將他圈住、服貼一層幼薄汗毛的

白皙的手，不自覺輕輕搭靠他肩上。想到這，瑪利歐不禁咧開沾滿牙膏泡沫的嘴，向著鏡子傻笑。

那教他憶起國小五年級暗戀的對象，縱使已忘了她姓名，也記不清長相，一雙修長的手卻令人永誌難忘。女孩是他們班班長，白淨漂亮，留著一頭烏亮的及肩長髮，指甲縫永遠纖塵不染，牙齒像貝殼光潔閃亮，是那種標準的模範生、乖乖牌，經常參加比賽為校爭光，還是合唱團伴奏，大禮堂週會時，總見她端坐舞台左前方，黑色直立式鋼琴前，一雙手好似田野中漫步的白鷺鷥，在琴鍵上叮叮咚咚彈跳。

那時的他除了打電動，一無是處，成天汗涔涔同男生打躲避球，放學後衝中山堂繼續溜冰打彈珠。某次月考完，重新分配座位，瑪利歐恰給安置在女孩旁邊，不過他們就像兩個宇宙，兀自運行，唯一一次交集是某堂美術課上，老師要他們習作自畫像。他草草塗完鴉後，左顧右盼，瞥見了女孩在畫紙上，用蠟筆細細彩繪出自己的模樣——手捧口風琴，嘴裡含著吹管，盤起捲髮，穿著蛋糕樣層層疊疊的蓬蓬裙，一如公主那樣。

女孩停下筆，側過臉，睇了眼他桌上那幅髒兮兮的畫，開口道：「好像水電工噢。」然後掩著嘴咯咯笑。瑪利歐也跟著傻笑起來。

這讓他驀地聯想到，自己就像穿著一身火紅工作褲，矯健地穿梭下水道的水管工人瑪利歐，在開滿毒菇與食人花的世界裡飛身衝撞磚塊，躊躇龜殼，閃避雲龜武士拋擲的轟炸龜甲和鐵鎚使者甩出的飛旋榔頭，沿途吞進火球菇與金幣，不斷增強壯大，勇闖敵境，只為與庫巴魔王決鬥，營救被囚禁城堡裡美麗的碧姬公主。

一週末午日，他同鄰居髒兮兮在中山堂廣場玩耍，白花花日頭

下，忽然瞥見女孩穿著白紗洋裝，手挽一只提袋盪呀晃地走在對街，趕去上鋼琴課的樣子，他頓時停下腳步，愣愣目送她過馬路，一旁青梅竹馬的玩伴李芙萱見狀，斜睨眼，用手肘頂了他一下。

「幹嘛？」瑪利歐驚蟄。

「癩蝦蟆。」對方喃喃咒罵。

瑪利歐嘩啦啦漱淨口，拿毛巾胡亂抹乾臉。那些久遠的、幾乎淡忘的回憶使他感覺飄飄然，如夢似幻，像滿嘴超涼薄荷的牙膏泡泡，也像診所櫃檯上那顆光滑潔白的大牙齒的觸感，令人神怡心曠。

黃昏時分，瑪利歐載著糖糖上大賣場，趁她留連衣鞋區試穿之際，獨自推推車盪晃，突然間想起什麼，走至掛滿糖果零嘴的貨架前，掃視，彎下腰，拿了三大盒青箭口香糖，往推車裡放。

排隊結帳時，糖糖瞅了眼購物車，伸手翻翻，扭過頭問：「啊你是要去賣口香糖哦？」

「戒檳榔啦。」他小聲囁嚅。

「真假的？」糖糖噗嗤笑出來，說：「最好你凍得了三天啦。」

傍晚，瑪利歐和阿翔兩家人相約巷口熱炒店聚餐。店裡油煙嗆辣，糖醋魚、鳳梨蝦球、鹹酥蚵、丁香花生……，桌面杯盤狼藉，蛤蜊蝦殼堆成山，啤酒罐東倒西歪，六連、四逢、七巧、八仙……，四周酒氣鼓譟。席間，糖糖提起戒檳榔一事，眾人訕笑連連。瑪利歐雙頰緋紅，像半身浸泡熱呼呼的溫泉，覺得舒暢快活。

酒足飯飽後，阿翔自上衣口袋掏出檳榔盒，往嘴裡送了顆，遞給瑪利歐。瑪利歐擺擺手，從隨身包包裡翻出一只方盒。

「靠夭，這啥小？」阿翔登時酒醒。

「牙線棒。」他打開盒蓋，取出一支。「預防蛀牙。」

「幹，娘砲。」

店裡聲影雜遑。暈黃燈光底，瑪利歐綻開嘴憨笑，臉上剛硬的線條頓時鬆了開，化作漣漪輕柔地蕩漾著。

星期三，小週末，瑪利歐套上帽T，戴著心愛的球帽出門。已三天沒吃半顆檳榔，心底悵然若失，恍如與情人分手。前方牆面貼著冷光美白的海報，他站在診所書櫃前，仔細讀著。冷光係指利用波長 400 ~ 500……nm 之藍光，將塗抹於牙齒表面濃度 20 ~ 38 % 之……過氧化物美白藥劑催化，以改變色素的……碳環結構，對菸酒、檳榔、咖啡茶漬等引起的牙齒染色皆可有效改善……。底下一排露齒笑的照片，宛如牙齒漂白進化史，一天比一天潔淨。他想起國中時房裡那張中森明菜的海報——蓬蓬頭，無辜大眼，微啟的脣露出兩排皓齒，左右還鑲著顆天真無邪的小虎牙。

瑪利歐照例摸了摸那顆白晳巨齒，然後拎著一袋潔牙贈品回家。睡前盥洗完，他拆開透明的扇貝形牙托，擠上美白劑，張大嘴，左挪右喬給套進牙床，咬合著，感覺像戴假牙。

那夜裡，瑪利歐便是戴著牙托夢見和林醫師親嘴。當時他就躺在一張形似八爪椅的診療椅上，對方正細心教導自己如何正確使用牙線。她先截取一段，兩端分別纏繞他兩手中指，然後抓握他的手，食指扣壓，拇指上頂，繃緊牙線，在口腔外前前後後、上上下下滑動，示範著。像這樣來回抽送，輕輕的。對方在耳畔細語。瑪利歐愣愣覷著林醫師倒映的臉，那迷濛的眼、突起的鼻尖不斷貼近，便闔眼噉嘴順勢迎上去。雖然是隔著口罩的安全之吻，他還是不自禁硬了起來，同時自夢中顫起。

「做惡夢哦……？」糖糖翻過身，含糊地問。

瑪利歐直挺挺釘在床上，半晌無法動彈，耳殼裡轟轟響，渾身

像充血的海綿體脹熱起來，疾速心搏著。

次日下了工，瑪利歐騎著老狼，繞去附近新開幕的百貨公司，匆匆逛了圈，提著一袋禮盒回家。

「什麼東東？」糖糖轉著遙控器，歪愣頭問。

「禮物，生日快到了。」

「真假的？」她興沖沖自床上躍起，拆掉包裝，掀開盒蓋，拎起一件綴著蕾絲的白色雪紡洋裝。

「喜歡嗎？」

「是不錯看……，可是不是人家的 Style。」

「你不要整天穿得跟孔雀一樣。」

「王八配綠豆啦！」糖糖湊過嘴索吻。

「三八啦。」瑪利歐推開她的臉。

「ㄟ，我覺得你怪怪的喔最近。」

「……痞查某。」

週五晚，打烊時，電話鈴乍響，話筒彼端一男子表明家中馬桶堵塞，請求他務必前來處理。瑪利歐掛上電話後，又收拾工具，穿上防風外套，咚隆隆踩發車，出門加班。

那是一棟座落靜巷裡的高級社區。向管理室登記，換證後，瑪利歐坐上極寬敞舒適的電梯。電梯門在十六樓開啟，他循著住址，來到一扇鏤花鑄鋁門前。應門的男子白淨高瘦，戴著一副金框眼鏡，講話斯文儒雅，客氣地招呼他進屋裡。

瑪利歐脫去皮鞋，露出破綻的黑襪，躡腳踩踏光滑的大理石上，拐過玄關隔屏。這時一女子邊喚著男子，邊自客廳走出，撞見他，一臉驚詫。

「咦？楊淮文！」她綻開笑容。

瑪利歐愣了愣，半晌，方才如夢初醒，由那聲音認出她的人來。

「林醫師好……」他有些錯愕地點了點頭。

浴廁嵌燈給掀亮，柔光下，內裡裝潢看來十分雅致時尚——大理石洗臉檯，乾溼分離系統，雙人按摩浴缸。檯面擺著一臺香氛機，兩把電動牙刷，門後掛著兩組白色浴巾和浴袍。

「不好意思噢，馬桶有點髒。」林醫師倚在浴室門口說。

「不會啦，這是我的工作。」瑪利歐摘下帽子，捏握手中。「這裡交給我吧。」

「那就麻煩你噢。」

他放下工具袋，掀開免治馬桶蓋，裡頭汗水幾乎滿溢。瑪利歐自袋裡翻出通管器，鬆開彈簧，探入排水口，放線至阻塞點，然後鎖緊彈簧，轉動搖把，俯身猛抽幾下，勾出一坨糾結穢物的髮球。

客廳那頭傳來嘻笑聲，這屋子的主人似乎正在用餐。瑪利歐環顧一下四周——散落的瓶罐，纏著髮絲的捲梳，凹瘍的洗面乳，開封的衛生棉包裝，待洗內衣褲……，彷彿自己跨越了某條看不見的界線，闖進對方最私密隱諱的巢穴。他邊通著管路，心裡忽地有些失落。

並非揭下口罩後的她其實長得很醜，或闊嘴暴牙之類（實際上對方也確實擁有一副貝殼般的皓齒），只是……，瑪利歐試著理出那癥結。對了，只是與想像的不同而已，最後他這麼下了結論。

完成任務後，將工具囫圇攏進袋裡，匆匆洗把臉，蹲下身，用抹布擦淨地板。瑪利歐原是推辭了酬勞，最後又給硬塞進手裡。他下得樓，穿過闌暗的中庭，忽地佇足，在花圃矮牆墩坐了下來，歇口氣。前方隱約可見兩隻一黑一白的貴賓狗相互奔逐著。

夜中微涼，月色影影綽綽，彷彿有什麼無聲消逝暗夜底，卻又

說不上是什麼。四方燈火灼爍。瑪利歐佝坐著，脫下球帽，撥撥溼塌的髮，颯乾後，又戴回去。不知是否為錯覺，此刻他突然感到牙神經隱隱抽痛一下，下意識摸摸前胸，才想起自己正在戒檳榔。他翻箱倒袋，丁鈴噹啷，終於挖出一只癟皺的檳榔盒，搖了搖。戒斷前的最後一粒。

瑪利歐從褲袋裡掏出手機，撥了通電話給糖糖，報備自己剛收工，突然想吃她的蛋炒飯，還要炒點辣。啊你秀逗囉，我炒得有夠難吃。另一頭糖糖咯咯笑說。掛上電話，他一面咀嚼著，抬頭眺望漆黑的大廈，約莫那戶燈火人家，便是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生活的城堡。而自己不過是個水電工。

啐！瑪利歐往花圃吐了口苦澀的檳榔汁，一屁股躍下牆墩，頓覺精神抖擻，像卜派吃下罐頭菠菜，整個人彷彿又活了過來。

評審意見

〈愛情〉

郝譽翔老師

這是一篇非常流暢好讀，結構又完整的小說，作者具有敏銳的現實觀察力，小說的語言活潑自然，因此寫起社會底層的小人物，頗為生動傳神，也很能掌握人物心理的微妙轉折。而這也可以說是一篇小人物的情愛狂想曲，帶點幽默，帶點嘲諷，但也帶點淡淡的哀傷，作者成功地再現並提煉了許多平日生活中的小細節，但卻不致於瑣碎嘮叨，反倒具有令人玩味的象徵意義，例如小說的男主角水電工擅長疏通複雜的水電管路，而他所愛慕的女牙醫師則是擅長拿鑽疏通人的牙齒，而水電行與牙醫診所甚至牙醫師住家，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反此種種，皆可見作者的寫作功力相當成熟，因此成就了一篇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作品。

得獎感言 李芙萱

寫作是條孤獨漫長的路，多半時候它至極安靜，如擲向深潭的一顆石子那樣無聲無息。偶爾湖面激起一些漣漪，便是莫大的安慰。感謝評審。